

藏龙山上的女人

艾玛 著

无论前面是鲜花铺路，还是荆棘架桥；无论未来的生活充满阳光，还是充满坎坷——为了那一次吻。

感谢你们用生命的代价选择了我做你们的妈妈，尽管妈妈不完美，但妈妈在力求成长和完美——亲爱的女儿、亲爱的宝贝。



诗一样的年龄，诗一样的梦想，诗一样的渴望——飞翔的梦。

为了那一次吻

是母亲就要学会承受；是母亲就要无条件付出；是母亲就要懂得做母亲的责任——女人的名字叫母亲。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藏龙山上的女人 / 艾玛著. —北京：团结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126-1810-7

I. ①藏… II. ①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8963号

出 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100006）

电 话：（010）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http://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70×240毫米 1/16

印 张：21.5

字 数：350千字

版 次：2014年1月 第1版

印 次：2014年1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978-7-5126-1810-7/I.779

定 价：26.80元

（版权所属，盗版必究）

前言

亲爱的读者朋友：

首先，笔者由衷地感谢您在书海中发现了这本书。在这里，我真诚地给您鞠躬，并道一声：谢谢您！

此书您将看到的，是一个柔弱而倔强的农村妇女，几十年的生存史，奋斗史，心路历程，人生感悟以及对社会的思考、理解和清醒的认识。

萌生写书，由来已久。只因系列原因、生活奔波劳碌，写书仅仅是个愿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与阅历的增长，笔者写书的愿望愈加强烈，它像海浪一样，时时撞击着本人澎湃的心海。今天，几十万字的作品终于展现在亲爱的读者面前，笔者在这里，虔诚而战战兢兢地等待您的批评和指正。

书中系列际遇跌宕，虽是冰山一角，却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现实与历史不该否认和回避，笔者用笔、手和心，把它记述下来。笔者只想借助主人公的经历、命运的跌宕起伏，描述变革时代的景况变迁，以及人们迥异的思维模式。目的在于提醒世人，在时代洪流滚滚向前的时刻，思维一定紧跟时代的步伐而非滞后于时代。果真如此，悲剧便会减免！火热而有趣的生活，便会微笑着向所有人招手。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便不会因为思维的滞后，而黯然失色、抑或走向反面！

坐在电脑前编写此书，笔者的所思所想，远比电脑上写出的文字多得多。常常摁键盘的手，不自觉地停下，空坐半天，抑或泪奔一通。脉搏随着主人公波澜起伏的生活，而波动，而黯然，而欢畅，而思考。心，时而波涛汹涌，如大海。时而轻轻泛着涟漪，缓缓向前，如溪水。未写此书时，笔者亦时常为生活的无奈寻找发泄的途径，而在完成本书的过程，笔者的思想、境界竟上了个台阶。这本书恰如其时地疏通了淤积于笔者心灵的彷徨，使笔者找到了一个理解这个世界、理解这个社会的窗口；找到了一个理解自己人生，理解他人的顾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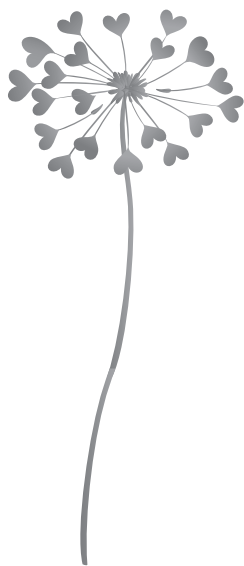
但愿此书能给更多的人，敲响人生的警钟：择偶要慎重，结婚与离婚，更要慎重！抚育孩子要全心全意，一丝不苟。活，要活出精彩！走，要走得坦然！

——笔者

目 录

第一章 摇 蓝	/1
难忘的童年	/3
在出身的羁绊下	/15
家庭·年代	/24
想跳出家门	/37
飞翔的梦	/40
第二章 梦从这里开始	/45
为了那一次吻	/47
香椿叶	/82
天使的诞生	/86
磨难	/93
寂寞的心	/103
落后的村子·愚昧的人们	/116
走出桎梏·苦乐春秋	/121
女儿·宝贝	/133
感谢邓小平	/158
第三章 黑色的旋律	/163
悲哀·逃	/165
复婚的日子	/189
面对现实	/210

亲情是什么	/228
捍卫尊严	/237
振作	/240
第四章 展望未来	/247
洗澡	/249
与女儿同行	/254
师生情谊	/269
风景线中一分子	/278
一个开心的夏天	/287
亲情、友情、爱情	/292
家·天堂	/304
女人的名字叫母亲	/311
尾声·藏龙山上的女人	/317
结束语	/337





第一章

摇篮



难忘的童年

芳草站在窗前，她凝眸注视着窗外的健身园。

健身园里，有几个无忧无虑的孩子，有的在活蹦乱跳的嬉戏、追逐；有的在健身器上悠闲自在地荡着秋千。孩子们嘻嘻哈哈，看上去，非常开心。芳草自语：“他们的童年，可真好！”

移动双眸，芳草望见健身园旁边，去年刚栽的那两棵小杨树细细的枝条上，伫立几只麻雀。麻雀娇小的身躯，随着轻轻摆动的枝条，在半空摇晃，不时地发出叽叽喳喳孩童般的吟唱。草坪上有一棵垂杨柳，和熙的春风微微的吹拂，又细又长的柳条像绿色的丝带般袅袅婷婷，垂直而下，宛若无数抽象化的窈窕淑女在半空舞动。“淑女”舞动之处，像天女散花般飞舞着雪花状的柳絮。哦！哪里有柳条舞动，哪里便有柳絮飞扬。柳絮活跃在哪儿，哪儿就飞舞着春天的旋律！一年一年，好快！芳草把脸贴在玻璃窗上，楼下那一片小树似的月季和深红、粉红色的月季花，便被她一览无余。垂柳旁边，有一棵玉兰树，玉兰树开满香喷喷白色的玉兰花，一阵暖风吹过纱窗，有一股醉人的花香扑鼻而来。芳草不由得深吸一口气，再深吸一口气，哦，春天的空气馨香，醉人！春天的脚步清脆，悦耳！芳草心潮起伏、目不转睛地凝视窗外。窗外，晴空万里，鸟语花香，虫鸣鸟叫，草木吐绿，好一个惹人陶醉的景色。而芳草像分开的两个人，一个人贪婪而忘情地呼吸着窗外溢进来的馨香空气，兴奋地陶醉在美丽的春色里。另一个却像一根无神经、无知觉的木头人伫立窗前，凝目远眺，任由思绪忧伤、信马由缰地在脑海中翻腾、旋转、漫舞——芳草想起了自己梦幻般遥远的童年！

那一年，也是春暖花开的美丽季节。但，那时的世界少见鲜花。人工栽培的花，根本没有。蒲公英和苦菜，还未长出地面，这些能开花的野生植物，即便长出地面，也等不到开花，便被人们当做充饥物，剥来吃掉了。只有浓浓的枯草下，刚钻出地面的小草，温柔的春风，湛蓝的天空，馨香的空气，证明春姑娘已踏着和煦的风儿，从遥远的地平线另一端，轻轻地走来了。但，那时的世界是黑色的；空气是窒息的；人们的脸颊是蜡黄的；精神萎靡不振；讲话无一丝力气。那会儿的世界，像死一样寂静，没有一点生机，这就是20世纪新中国建国以后，经济最困难的1960年。那是值得中国人铭记的年份！因为在那前后三年中，据不完全统计，中国饿死的人数，比后来唐山大地震中死的人数，至多不少！那年，

芳草六岁。在一个没有阳光的阴雨天，瘦小而皮包骨头的芳草蒙着一床补丁摞补丁的被子，躺在铺着破炕席的炕上，蜷缩在并不暖和的被窝里，吓得不敢起炕。她竖起两只敏感的耳朵，耳闻母亲张文华几天来，一直声嘶力竭的号啕大哭，她在被窝里，抖成了一团。

那天，外面淅淅沥沥地下着雨，使人感到压抑而窒息。屋里，父亲王吉洲因吃了无名野菜，他中毒死了，追芳草的祖父王宝堂去了。王吉洲直挺挺的像木头人似的，躺在用破木板搪的地铺上面。3天前，王宝堂被饿死了。王宝堂去世家里买不起棺材，张文华和王吉洲商量来商量去、用家里一个大柜当棺材，把他装走了。3天后，轮到王吉洲用棺材了，张文华哭天、哭地，哭谁也不灵。她只好把家里仅有的一个古香古色、紫檀木旁开门的老式红木刻花大柜和隔壁张二嫂家换了个上面能掀盖子的普通柜子、糊弄着又把王吉洲装走了。之后，家里空空如也，什么家当也没有了。一周内家里走了两个人，剩下3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和一个40出头的寡妇，又是3年困难时期，这日子，难啊！

王吉洲去世三天，张文华牵着6岁的芳草去上坟。王吉洲和王宝堂父子的坟，就埋在离她家不远处的一片杨树林中。那是一个罕见的大风天。大风把纸钱刮跑，张文华和年幼的芳草，便虔诚地把纸钱拾回来，再刮跑，再拾回来，反反复复。而拾回来的纸钱，却愈来愈少。点火的时候，大风根本不容人把火柴点燃。风愈刮愈大，沙子打在脸上又痛又痒。芳草的家，住在藏古县。藏古县紧靠内蒙，是个风沙县。

张文华和芳草二人相拥，拿衣袖挡住风，4只手捂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纸钱点燃。纸钱，虽然点燃了，而纸钱周围的枯草和干树叶，也轰地一下，着起了火。张文华脱下身上的布衣，慌乱而不停息地往火上拍打，小芳草吓得站在一旁哭。须臾间，不知想起了什么，她也学着母亲的样子，边哭泣，边脱下衣服，拼命地往火上拍打。感谢老天，蔓延的火焰，鬼使神差般被母女俩扑灭了，二人松了一口气。芳草和张文华全然变成了黑花脸，一老一小，活脱脱像两个土地奶奶。

张文华跪在王吉洲坟前，又是一阵哭天喊地。幼小的芳草也跪在地上，此刻的她，没哭，只是在那儿瑟瑟地发抖。是被吓傻了？也许是也许不是。她无论如何不肯相信眼前的事实，明明前几天父亲还和自己一起喝过稀稀的淀粉面菜粥，翌日剜来无名野菜，煮熟之后，父亲说：“草儿你先别吃，等我吃完你再吃，啊。”芳草莫名其妙地点点头。王吉洲吃了无名野菜。后来他感觉肚子痛且一个劲呕吐，还不停地拉肚子。半天的功夫，王吉洲说死就死了。芳草听大人说，父亲是中毒死的。什么是中毒？芳草懵懵懂懂，心，也战战兢兢。那晚，她望见父亲蜡黄蜡黄肿得变了形的脸，微睁的双眼，微张的双唇，硬挺挺的躯体，活生生

的人，真真正正变成了无思想、无思维、令人眼晕而恐怖害怕的木头人！芳草看王吉洲时，像避鬼神一样害怕。她躲在被窝里，用被子蒙住脸，眼中噙着泪，轻轻抽泣。她不敢正眼看父亲，却还一眼一眼地从被窝里探出头来，偷偷窥看。他，是给了她生命的父亲！可她为什么如此害怕他呢？或许，一个6岁小女孩的眼睛，只对美丽的色彩赏心悦目！

芳草跪在王吉洲坟前，愈想愈恐惧，愈想愈觉得死很神秘。死，就是躺在那里不说话；死，就是比平日长得难看；死，就是要大家为他不能说话、长得难看而哭泣？生命真是不可思议！人生中，那是芳草第一次对死亡有了初步的认识。父亲永远不能和我说话了么？他躺在地里，不定哪天，还会出来吧？芳草就那样不甘心地琢磨。望着平地突然鼓起的土包，小小的人，呆呆地在那个叫“坟墓”的土包前跪着。那情景实在哀婉、可怜！

却原来，芳草的祖先，原本是满族正蓝旗人。按那会儿清朝的八旗制度，正蓝旗即是八旗中的一旗，属于贵族中下五旗的一族人。王宝堂的高祖、即芳草的六世祖、抑或六世祖前的先祖，曾居住在满族聚居的松花江流域。一百三十多年前，道光年间，芳草的六世祖，曾是身穿鸳鸯服的四品少卿——四品少卿相当于当今市委书记、抑或市长一级的官员，也算风光一时。先祖和当时一个知府的关系很好，经常你来他往。由于与知府接触繁多，和知府的家眷也混的熟了起来。一来二往，不知怎么，先祖和知府的妾妻有了微妙的感情波澜。那小妾和芳草的先祖同时起了爱慕之心，后来，演变成地下情。现代社会，叫婚外恋，亦婚外情。

婚外情是一种莫名的感情。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随缘而至，随风而终。而世间万事，都不绝对，也有八级台风刮不动、刮不跑的事例。从古至今，上至皇帝，下至平民，谁都难以抵挡感情或貌相、地位的吸引。因而，婚外情一直风靡人类、并起着替补或填充的作用。

再说那痴情的小妾，她看重芳草先祖的相貌、人品和才华，甘愿追其随之。在官场，此事关系重大。一旦东窗事发，会引起官员与官员间的不和，抑或兵戈相见，仕途受挫，甚至中落。先祖的地位与知府平级。然而，知府的堂兄在皇宫当差，是个能与皇上说上话的人。“夺”妾之恨，焉能忍之？而那多情的小妾，誓死相随，一心一意，先祖钟情重意，不忍弃之。权衡再三，便带领全部家眷，连那小妾，总共三十多口人，弃官隐退，举家迁居至辽西，在边临蒙古族的一个小镇，隐居下来。后因水土不服，便移至辽东半岛的一个满族聚居地，大概为本溪和丹东交界一带。那里，离朝鲜民族不远。芳草的先祖，是有雄才大略之人。走到哪儿，生活都很富有。毕竟做过官，阅历丰富，也通达人情世故，且精明强干。到芳草曾祖父那一代，她家不知何故，又举家迁居至辽西，在一个叫藏古县的地方，买了几百顷良田，安营扎寨了。

芳草的曾祖和祖父王宝堂睿智聪慧、精悍练达。他置办房产，置办土地，还开了一个颇具规模的“烧锅”，即酒厂，成了方圆几十里闻名的显贵人家。解放初期划成分，芳草家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地主”。

王吉洲上无兄，下无弟，是颗“独苗。”他和王宝堂父子二人当了多年的地主和地主少爷，最终却被饿死了！这不能不说生活跟他们开了个天大的玩笑，抑或生活对他们的讽刺和嘲弄！

芳草的母亲张文华小王吉洲8岁，生于1915年，祖籍辽宁省义县。母亲周氏娴淑内敛，是个善于持家的贤德妇人。张文华的父亲张智坤（字，子宁）是个识文断字、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张智坤做了多年的“买办”行当，生活无忧、安稳、踏实。他们属于当时社会中上层阶层。

“买办”这个行当，当时属于为外国资本家或企事业服务的中间人。“买办”在本质上讲，即是当今时代的经纪人、抑或经理人。“买办”是我国经纪人和经纪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阶层。

张文华有个姑姑，名张氏，此人相貌出众，她似乎不次于或仅次于“沉鱼、落雁”和“闭月、羞花”。张氏嫁给了有文化背景且世代官宦人家的郭恩波（字，作舟）。郭恩波曾当过奉天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校长、县长、辽宁省参议员。郭恩波与张氏1912年所生的长子叫郭维城。1934年郭维城在复旦大学法学学士毕业，来到东北军，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他曾协助张学良，草拟捉蒋新闻稿、宣传提纲等事宜。郭维城当过第四野战军铁道运输司令部司令和众多军中要职。曾跟随第四方面军，转战南北，参加过著名的淮河、台儿庄、武汉战役和辽沈战役、抗美援朝战役……郭维城战功赫赫，他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家铁道部部长。

以后的日子里，张文华曾多次提到她引以为傲的姑表哥郭维城。尽管表哥是表哥，她是她，他们之间，根本不是一个阶级。张文华姐弟三人，妹妹张文艳在天津纺纱厂上班，弟弟张士忠在鞍山钢铁公司任职。

话说回来，张文华领着芳草烧完纸钱，从坟地回家，路上，遇见一个半大不小的孩子，见到他们，吓得撒腿便跑，好像见到了鬼。小芳草和张文华衣衫破旧，浑身上下黑不溜秋像是刚从阎王殿里逃脱出来的人。是人不像人，似鬼不是鬼。

芳草幼小的心灵，那时最害怕地上撒的纸钱。她看见祖父和父亲去世的时候，往大街上撒纸钱，就模模糊糊地认为：是那些令人讨厌的纸钱，害得祖父死了，也让父亲死了。在她心里，纸钱是世界上最可恶的东西！以后，许多年，她一见地上的纸钱，就神经质地绕着走，不敢看、不敢踩。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芳草40几岁。

童年的芳草，没有欢乐，没有玩具，没有漂亮衣裳，也没有了父爱，只有恐惧和饥饿伴随着她。在她5岁那年，因王宝堂和王吉洲父子是地主、右派。他们一家人，被遣送到一个叫三台子的农村。城里的三间住房，所有权属于她家，却被“公家”占有。后来，“公家”又把她家的房子转租给了他人，每月1.3元的租金归芳草家所有。

芳草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大姐芳彤在她出生那年就去了天津，和她那个性格古怪，36岁还未嫁人的小姨张文艳一起生活，好像是过继。可后来，她看见母亲经常给方彤寄东西、寄钱。或许，是为了给小姨做伴，抑或为了把户口落在大城市。家里的意图，她不清楚。反正芳彤成了天津市的公民。哥哥谦和、二姐芳兰，分别上小学六年级和二年级。因为，他们是学生，在全家被遣送农村的时候，张文华到有关部门申诉说：“他们的爸爸是右派，可孩子无罪！我请求把两个孩子留在城里读书！”不知哪位当官的发了善心，同意把谦和和芳兰的户口转到堂嫂的户口簿上，因此他二人免除了流放。为了就近上学，谦和、芳兰二人借住堂嫂家。只有5岁的芳草，受父亲株连和全家人一起被遣送去了农村。“文革”爆发，谦和和芳兰也回到了农村。再后来，落实政策，他二人回了城，而芳草却一辈子成了农村人。

那会儿，她家住的村子有劳动能力的人，每天去食堂吃饭。在食堂每人每顿可吃到一个混合淀粉面窝头。老幼病残、根据年龄不等，可分到一两或二两粮食。说是粮食，其实就是混合淀粉面。何为混合淀粉面？即玉米和玉米糗、玉米皮磨到一起的杂货面，叫淀粉面。每天，用淀粉面调成稀稀的清水般的面糊，每人喝几碗，像喝水一样。不会儿，尿两泡尿，肚子就咕噜咕噜乱叫。每次喝完面糊，全家人无一例外地把自己喝面糊的碗用舌舔干净。不用谁告诉，每次，芳草都会仿照大人把碗舔溜光，不用刷碗，那碗也干干净净像刷过一样。

王宝堂身体尚好，但已80岁高龄，他和芳草同属老弱病残范围，他二人在家。王吉洲和张文华去生产队干活，他二人可在生产队食堂各领到一个混合面窝头。一个窝头充其量能混个少半饱，有时张文华还特意省下一块像核桃一样大小的窝头留给芳草。这块小小的窝头，使芳草有了莫大的精神期待！有一段时间，一到中午，芳草估计张文华该从食堂出来了，便早早地趴在离生产队不远处的矮墙上，去等张文华。远远的她望见母亲从生产队大院走出来，手上却不是老有她想要的窝头。尽管失望，她却从不哭泣，非常懂事地拉着张文华的手，悄无声息地回家去。芳草心里悄悄寻思：今天妈妈若剩下一块窝头给我，多好！

翌日中午，她还去那个矮墙旁去等张文华。远远的，芳草望见母亲从生产队大院儿一露头，就赶紧朝她的手上望。张文华手上，没有芳草希望得到的东西。当时，她不晓得张文华心里怎样想，而张文华肯定知道芳草心里在想什么。第三

日，芳草犹豫好久，去还是不去？她心里琢磨：去也不一定能吃上窝头！可她，还是拖着打颤发软的腿、摇摇晃晃、一步三挪地去了那个矮墙。芳草孤零零半趴半依在矮墙上，默默地守望，像一只可怜巴巴的小狗，忠贞不贰地看守着那个用土培起来的矮墙。一双机警、忧郁的眸子、目不斜视地注视着生产队的大院出口。她究竟在等母亲，还是在等那一小块窝头？只有上天晓得她的心！

噢，芳草望见了。她望见张文华的手是攥着的，而非伸展开的。她坚定地认为：妈妈手掌里，一定有窝头！芳草来了劲头，她拖着无力的双腿，拖拖拉拉地朝张文华“飞奔而去”。张文华一只手高高地扬起，另一只手抓住芳草的小手掌，然后，突然把扬起的那只手放到芳草的手掌心，如同变戏法。芳草手上，突然有了她最想要的东西——一块核桃样大小的混合面窝头。

芳草高兴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她牵着张文华粗粗拉拉的手，吃着香香的窝头，心里，那个美！她用舌尖和两颗门牙，一点一点往下衔，好像在啃烫嘴的烤羊腿。她不舍得一口将窝头吃掉，唯恐吃掉就没有了。芳草心里多么希望手里永远有吃不完的窝头啊！尽管窝头渣渣拉拉，下咽时嗓子扎得生疼，她还是吃得津津有味，且回味无穷。

有好长一段时间，芳草每天中午都会半依半趴在离家很远、离生产队很近的矮墙旁去等张文华。如果，等到了她想要的东西，她便冲张文华笑一笑。若等不到，她也不哭，牵着张文华那只粗糙的长满老茧的手，无精打采、心事重重地回家去。芳草觉得张文华的手是那么温暖、亲切，只要拉着那只手，她就感到安全。即使肚子饿得咕咕叫，浑身也像很有力量似的。晚上，芳草躺在张文华身边，和张文华比谁的肚子叫唤的响。她把耳朵贴在张文华肚皮上，听张文华肚里咕咕、咕咕的响声。然后，再让张文华听她的肚子叫唤的响不响。肚子为啥会叫唤？芳草不爱讲话，她在心里悄悄寻思。

有一次，张文华牵着芳草的手，边走边小声说：“我知道你一准在墙上趴着呢。可我干半天活，实在太饿了，就心一狠、眼一闭，把那口窝头咕噜一下，就咽下去了！”“咕噜”二字，张文华说得又重又长，还瞪着眼、抻了抻脖子笑着边说边做示范状。意思是说最后那口窝头滚进肚里，并非她的本意，是窝头自己滚进去的。芳草未吭声，也没笑。母亲的话她全听见了，但朦朦胧胧，她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母亲对她笑，芳草反而觉得蛮幸福、蛮快乐。她哪里懂得，母亲的笑，决非开心的笑、幸福的笑。而是苦笑，自嘲自笑！那笑里，有艰辛、有酸涩、有歉疚！

一天，芳草饿得实在没有一丝力气，她无精打采正在炕上昏昏沉沉地躺着。忽然，隔壁张二嫂端来一碗榆树叶做的淀粉面菜粥：“吃吧芳草，吃了就不饿了。”张二嫂亲切地对芳草说。

“二嫂，我不饿，我不吃。”望着张二嫂，又望了望那碗热腾腾的菜粥，芳草羞涩、有气无力地说。

“看你饿得皮包骨头了，还说不饿，快起来吃吧，趁热儿。你尝尝，可好吃了！”张二嫂用手指着菜粥，坚持地说。芳草没说话，当着张二嫂的面，她没好意思吃。张二嫂深知芳草脸皮薄，望了她一眼，张二嫂便悄声儿的走了。隔壁张二嫂为人善良，心眼极好，她家若吃什么差样儿的，认可自家孩子少吃点，也给隔壁的芳草端过来一些。芳草家每每遭遇为难之事，也总爱找张二哥、张二嫂帮忙，他们有求必应，从未驳过芳草家的面子。

芳草望着张二嫂端来的那碗热腾腾的菜粥，用舌尖舔了舔，哇，真好吃！黏黏糊糊儿还咸巴叽儿的，可她，没舍得吃。她想妈妈吃窝头时还给我剩下一块，妈妈干活又累又饿，我要等妈妈回来，和妈妈一起吃，让妈妈也尝尝，这菜粥多香哦！芳草不错眼珠地守望着那碗菜粥。直到张文华晚上散工，粥，还在那里放着，已经凉了。

张二嫂过来对张文华说：“大婶儿，你看你家芳草多有出息，我给她端来一碗粥，她到现在也没吃，宁可饿着。我趴窗户上，偷偷看她好几回了。我做饭时，我家那5个孩子在锅边围一圈儿，打都打不走。你家芳草从不过来看我做饭，好像她不饿似的。”

“这孩子从小就脸皮薄。”在张文华眼里，芳草5、6岁年纪，似乎已经是大人了！张文华望着那碗粥，感激地说：“你家也不富裕，有好几张嘴像小燕似的在等着，你看看，你还给她端一碗来干啥？”

“唉！”张二嫂叹气、苦笑，“也不差她这一碗，我们那帮‘狼’每人少吃一口就有了，不管咋说芳草也是个孩子，她在那儿饿着，我哪儿看得下去！”

芳草家穷困潦倒，夜里，她和母亲、二姐蜷缩在一起，盖一床被子。常常半夜醒来，芳草的身体被晾在外面，她感觉自己像在室外一样冻得浑身僵硬。张二嫂把自家一个旧棉大衣，借给芳草家当被盖。那件棉大衣，芳草盖了许多年，一直盖成滴拉当唧成了布片片，也未还给张二嫂家。如此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往前熬着。这一年，芳草7岁了，她更懂事了。每天，她挎着筐，去地里剝野菜，撸树叶、扒树皮。扒回来的树皮，晾干，碾成面，搀着野菜吃。撸回来的杨树叶和柳树叶，必须用冷水浸泡数日再吃，否则，苦不堪言。然而，蒸出来的窝头，还是很难吃。因为，窝头里面并无多少面，那只是用榆树皮面黏合在一起的黑色树叶菜团子，怎能好吃呢？

如此的苦菜团子，王宝堂和王吉洲未去世时，芳草怕母亲张文华饿肚子，经常背着祖父和父亲，偷偷藏起来一个留给母亲吃。王宝堂和王吉洲饿与不饿，芳草不关心，而她，却怕张文华饿肚子，好像与生俱来女儿和母亲的感情就深似的。

这天，芳草发现了一个秘密，地里的白菜砍完之后，地底下还剩有白菜根须。这个发现，使芳草心里乐开了花。她用镐头刨来半筐白菜根，洗净，用白水煮熟。哇，好吃极了！在芳草心里，白菜根可比树叶菜团好吃多了！她给正在地里干活的张文华送去一碗。张文华端着碗，吃着煮熟的白菜根，感慨地说：“真好吃！”她低头望着幼小而懂事的芳草，芳草仰望母亲那张苦笑着的脸，她没说话，张文华也没多说什么。一股母女深情，在她们胸中荡漾。张文华那眼神，那表情，那场景，都永远留在了芳草的记忆里。和张文华一起干活的妇女，呼啦一下，都围了过来，她们眼巴巴地望着张文华端着的白菜根，七嘴八舌、流着口水讨好地说：“大婶呀，你家芳草真孝顺，还把吃的给你端到地里来！”

“说的是啊，这孩子真懂事。芳草，你家还有吗？给我们也端一碗来尝尝啊？”有的女人可怜巴巴地说。好像在打趣，其实说的是心里话。

芳草未吭声，转身回到家，把所有的白菜根都放到锅里煮熟，兴冲冲地端了去。女人们三下五除二，连抓带抢，几秒钟工夫就抢光了。

芳草似乎很傻，明知自己家人可以用来充饥的东西，却都给了别人。事实上，那年代的人全“傻”，傻得真诚，傻得实在。过去的人，心如一池清水一样清澈透明，没有一点私心杂念。

然而，也不尽然。使人哭笑不得与那年代人的“傻”不协调的事情，偶尔也会发生。毕竟，这世界芸芸众生。竟有那么一次，前院一个叫王玉生的人，他30多岁年纪，长得浓眉大眼，鼻直口阔。那天，中午从地里回来，他大步流星、急匆匆地往生产队走。他媳妇叫李淑云，个子矮，腿也短，加上干活又累又饿，她无精打采在人群后面跟着。虽然心里想：窝头太香了！可她四肢无力，腿像灌了铅。走路连腿都抬不起来。王玉生先到队部食堂，把自己的窝头三嘴两嘴吃完，又把他媳妇的窝头领出来，狼吞虎咽地吃了。等李淑云去领窝头，食堂的人说：“你那份儿让王玉生领走了。”

李淑云扭头望了一眼站在不远处的王玉生，他两手空空，正瞪着大眼睛不自然地望着自己。李淑云顿时明白了一切。只见她扑通一声，坐到地上，号啕大哭。边哭，李淑云边骂：“王玉生，你这个没良心的，你吃我的窝头，一会儿，你就打噎噎死，你不得好死！你这个挨千刀的，我的妈——呀——，我——没——法——活——啦——”

她哭天喊地，闹了一通。下午，李淑云饿着肚子，又去地里干活了。人们同情她，婶子、大妈齐声数落王玉生道：“王玉生，你长得倒是人模狗样的，而你，却是个黑心肠子的人，你就知道自己吃饱了不饿，你媳妇不也干半天活，饿半天了吗？窝头你给吃了，她下午哪有力气干活？你还有良心吗你！”挨了大伙一顿臭骂，王玉生自知理亏，他一言不发。听说，过几天他实在饿不过，又把自己媳妇

那个窝头提前领出来吃了。

那年头，真是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谁的肚子，都饿得不好受。亲情也黯然失色了。亲情这东西，实在难说，在极其困窘抑或在金钱相对充裕时期，常常会变味，会显露它苍白无色而脆弱悲凉的一面！

芳草家的日子，就那样浑浑噩噩地过着。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春天到了。张文华出于无奈，出于活命，出于对孩子的怜惜，带上芳草坐火车去鞍山的弟弟家，想借点钱或粮食什么的。中途在沈阳转车，张文华带着芳草在沈阳车站附近转了转。张文华年轻时曾在奉天读过“国高”，故地重游，感慨万千，怀旧情感油然而生，不知不觉眼睛湿润，泪在眼眶里打转。她牵着芳草正走着，望见路旁胡同口有一小摊。茄摊上摆放一盘拌了蒜、撒上盐的蒸茄子——就是如今的拌茄泥。摊主手上，拿了根两尺长的木棍在茄摊上来回晃动着，不知是在轰苍蝇，还是怕谁拿了他的蒸茄子。茄泥4元钱一盘，三年困难时期东西贼贵，而盘子上面只有一个茄子。东北的茄子是淡绿色的，不大，但很好吃。张文华望着热腾腾的蒸茄子，又望了望茄摊旁有人狼吞虎咽地正在吃，便低头问身旁的芳草道：“老闺女，你饿不？你想吃么？”芳草巴不得母亲这样问自己，她赶紧使大劲点了点头。张文华站在那里犹豫半晌，从兜里掏出一把钱，有一元的，有毛票，有钢镚。她数了又数，买了一盘拌茄泥。张文华端着盘子一转身，刚欲递给可怜巴巴的芳草，刹那间不知从哪儿，窜出一个大汉，一把就将茄子抓走了。张文华双手托着的茄盘子掉在地上，摔碎了。只见那个大汉一边跑，一边烫得两只手倒换着往嘴里塞。他狼吞虎咽，如一只饿狼，三口两口便把茄子吞掉了。之后，他站在远处，唐突地望着正在看他的一群人。

张文华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惊呆了。她愣愣怔怔地望着远去的大汉，像傻了一样。站在一旁目睹这一切的芳草，惊恐万分，她“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芳草虽然很想吃到热腾腾的蒸茄子，而那一刻，她不单单为没吃到茄子而哭泣，更多的是被眼前意想不到的事情吓哭了。

张文华见女儿哭，她眼眶里也充满了泪水。卖茄子的摊主在一旁喋喋不休、不饶不依地催促道：“赔钱、赔钱，快陪我盘子钱。”

张文华窘促不安，她用衣袖擦了一把眼泪，忙和摊主解释：“兄弟呀，真是对不住了，你看看，这可不是我故意把盘子摔坏的！刚才……，大伙都看见了。”张文华哭丧着脸，带着哭腔连连央求：“你就高抬贵手，行行好儿吧兄弟。”

“无论怎么说，我的盘子坏了，”摊主不悦，“要不，你去把抢茄子的人找回来，让他赔，就不让你赔了，怎么样？我说理不？”

张文华回头望了望远方，心想：抢茄子的人必定也是手无分文的人，否则，他怎能干这不光彩的事？况且，抢茄子的人已溜之大吉，上哪儿找他去？无奈，张

文华把口袋里仅剩的3元钱全部掏了出来，双手递给卖茄子的摊主。盘子和茄子都是4元钱，张文华的钱不够。摊主连连嚷嚷：“不行不行，还差1元钱呢！”

张文华见哀求不成，情急之下，她双膝缓缓跪在了地上，苦苦央求道：“兄弟啊，求你了，我实在没钱了呀！”

一旁有个好心人看不下去，便过来帮助求情，摊主这才罢休：“今儿个算我倒霉！去，去，去，走吧走吧！”

张文华牵着芳草的手，默默哭泣。过会儿，张文华叹了口气，说：“唉！那个人，也是饿得没法子，不然，他不会抢咱们茄子吃。他个子高大，胃口自然也大。这年头，还是长矮点好！”

当今时代，人们都希望自己的个头长得愈高愈好。而张文华却说还是长矮点好。芳草一声不吭，只管牵着张文华的手蔫蔫地跟着走。她既恐惧害怕，又饥肠辘辘。到了沈阳车站，张文华要买去鞍山的火车票，而口袋空空，分文没有。回家吧，没钱。去舅舅家，又没路费，这可如何是好？无奈，张文华去向人乞讨。她再三向人说：“我不是要饭的，我是带孩子去我弟弟家串亲戚的，一不小心把买火车票的钱丢了，大家行行好，帮帮我们吧！”

没有人给一文钱。那年月，谁口袋里有富余的钱？

张文华没有气馁，经过她再三乞讨，终于有个好心人给了她5分钱。张文华买了一张站台票，她牵着芳草混上了开往鞍山的火车。未料，刚上车，便遇上了查票。人若不顺，喝凉水都塞牙！这给张文华出了个难题。怎么办？一听说查票，芳草见张文华慌张的不行。张文华赶紧灰溜溜地去了厕所。临行，她绷着脸，严肃而慌促地对芳草说：“谁问你话，你也别吱声，啊，听见没有？”

芳草睁着惶惑的眼睛，望着母亲惊慌失措的神情，莫名其妙地点了点头。她差点哭了，张文华一脸的严肃，吓得芳草没敢哭，她眼巴巴地望着母亲走了。列车员正在查票。芳草睁着明亮、惶恐的眼睛，愣愣怔怔地望着头戴大盖帽的列车员。列车员走到芳草身旁巡视一眼四周，问：“这是谁的小孩？”

无人答话。

“这小孩有一米多了，该打票了，”列车员和她身边的同事边说、边低头问芳草：“小姑娘，你家大人呢？”

芳草只管摇头，不敢吭声。

“谁领你坐火车的？”

芳草不吭声，她怯生生的望着列车员。耳边回响着母亲的话“谁问你话，你也别吱声，啊！”

“这是谁的孩子，谁的小孩？”标致而严肃的女列车员仰头冲四周大声喊道。

芳草“哇”地一声，大哭。那位漂亮的列车员小声嘀咕：“这是谁家的小孩，